



首都师范大学教材出版资助项目



徐健顺
著

普通话吟诵教程

上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徐健顺
著

普通话吟诵教程

上



首都师范大学教材出版资助项目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普通话吟诵教程 / 徐健顺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5

(亲近母语)

ISBN 978 - 7 - 5598 - 0303 - 0

I. ①普… II. ①徐… III. ①国学—通俗读物
IV. ①Z126 -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31931 号

出 品 人: 刘广汉

责任编辑: 刘美文

助理编辑: 卢 义

封面设计: 璞茜设计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 9 号 邮政编码: 541004)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 021 - 65200318 021 - 31260822 - 898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 1 号 邮政编码: 276017)

开本: 720mm × 1 000mm 1/16

印张: 33.5 字数: 537 千字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0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

代 序

父亲的五谷囤

赵敏俐

昨天我又梦见了父亲
他正在用干草编着五谷囤
他双膝盘坐，神情专注
娴熟的大手
编着一个坚定的信心
那是馈赠死者最宝贵的礼物
让他们在那边不再挨饿受贫

那是我故乡的一个古老风俗
父亲已经是唯一的传人
几十年在村里他逢丧必去
乡亲们都说他是一个好人

那一年父亲突然去世
悲痛笼罩了整个乡村
葬礼举行得肃穆隆重
可独独缺了那个五谷囤

那是令我们
万分羞愧的一幕
遗像前
不敢面对父亲的眼神
我们自诩文明进步
却亲手斩断了文化之根

从此编五谷囤的父亲
常入梦境
梦醒时
我总是热泪沾襟

目。 录。

1	代序 《父亲的五谷图》 赵敏俐
1	绪论 吟诵——中华传统读书法
1	被迫改名的“读”
8	古代基本教学法
17	吟诵历来有规矩
21	吟诵符号
35	依字行腔
38	依义行调
41	吟诵的教育价值
48	深化理解
57	养成气象
62	先吟后写
64	读错就会理解错
65	汉诗文含意的层次
78	古人前辈如是说
82	吟诵当代化

88 **第一讲 白话诗歌吟诵**

88 怎样学吟诵

90 汉语度曲法

109 从摇篮曲开始

113 儿歌唱起来

122 学会听歌

131 重唱经典歌曲

138 白话诗歌吟诵

149 唱自己的歌

157 **第二讲 汉字的音与义**

157 汉语语音有意义

165 从声训到汉语语源学

172 汉字音形义一体的体系

180 识字教学

183 声调的含意

195 声母的含意

201 韵母的含意

203 韵的含意

213 声律启蒙

216 辨认入声字

221 **第三讲 格律与吟诵**

221 押韵的意义

227 文读语音

233 近体诗格律

251 近体诗吟诵

254 近体诗的声韵含意

272 特殊的格律

275 词的吟诵

285 曲的吟诵

288 作 诗

299 **第四讲 古体诗吟诵**

299 古体诗的读法

302 蒙学吟诵

318 诗经吟诵

334 楚辞吟诵

336 乐府吟诵

343 五古吟诵

345 歌行吟诵

350 四声对五音

355 吟诵泛读

371	第五讲 吟诵调
371	模进对称
373	基本调与吟诵调
380	汉族音乐的绝妙
384	上中下调
395	阴调与阳调
406	选用吟诵基本调
417	腔音唱法
428	第六讲 古文吟诵
428	虚实重长
436	经的读法
447	文的读法
453	文气与古文四象
460	“唐调”吟诵
472	吟诵教学建议
475	结 语： 为诗正名 为文正义
519	后 记

（书中所列参见条目及附录资料，请扫描下册附录页二维码获取）

绪论 吟诵——中华传统读书法

被迫改名的“读”

我们现在读古诗文的节奏，基本上是一字一拍。朗诵虽然讲究感情、轻重、节奏，但五言诗上二下三，七言诗上四下三，除了中间有一个停顿，还是一字一拍。

这种一字一拍的读法，在历史上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是自古以来就是这样，还是后来发明的呢？

正确答案是：1920年。地点在上海新世界大舞台。现代朗诵首先诞生于话剧的舞台上，然后被慢慢地推广，后来又被用于古诗文，最终形成了以一字一拍为基本节奏的读法。

那么古人是怎么读的呢？

一百年以前，没有一个中国人会现代的朗诵，也就是没有一个中国人会像现在那样去读古诗文。自古以来，所有的汉诗文都是吟诵的。

这个话是不是说得有点儿绝对啊？难道就没有不吟诵的汉诗文吗？

没有。为什么？因为这句话其实是个循环定义，且容我慢慢道来。

我们先来看一篇鲁迅的文章《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这篇文章大家都很熟。在这篇文章里，鲁迅先生写到了他的老师寿镜吾先生是怎么读书的，他说：

先生自己也念书。后来，我们的声音便低下去，静下去了，只有他还大声朗读者：——“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座皆惊呢～～；金叵罗，颠倒淋漓噫，千杯未醉嗃～～……”我疑心这是极好的文章，因为读到这里，他总是

微笑起来，而且将头仰起，摇着，向后面拗过去，拗过去。

所以我们好多人就一直以为寿镜吾先生是朗读的，但却没有发现，这段文字其实是很难朗读的——

铁如意，指挥倏飏，一座皆惊呢～～

这个“呢”字是怎么回事呢？原文没有这个字，这是鲁迅加上去的。这个字怎么读呢？这个“呢”是什么词性？疑问词吗？语气词吗？都很奇怪啊，读着很别扭。为什么呢？因为它在鲁迅那里并不读作 ne，而是“惊”的韵尾。古人读书，有格律的诗文，要平长仄短，二、四、六偶位的平声字要拖长。“惊”字的韵母是 ing，是后鼻音韵母。拖长的时候，声母是拖不长的，韵头也是拖不长的，能拖长的只有韵腹和韵尾，所以古人把韵腹、韵尾和声调加起来叫作“韵”。一吟起来，“惊～～”，拖长的就是“ng”这个后鼻音，所以鲁迅就记为“呢”。同样的道理，“金叵罗，颠倒淋漓噫”的“噫”是什么？是“漓”的韵尾。我可以用著名的“唐调”模拟一下，大概是这样：

5̣ 5̣ 6̣ 1̣ 6̣ 0 5̣ 5̣ 6̣ 1̣ 6̣ 6̣ — 2̣ 2̣ 2̣ 2̣ 2̣ 3̣ 2̣ 3̣ 2̣ 1̣ 1̣ — —
铁如意 指 挥 倏 飏 一 座 皆 惊
2̣ 2̣ 0̣ 2̣ 3̣ 0̣ 2̣ 2̣ 2̣ 2̣ 3̣ 2̣ 3̣ 2̣ 1̣ 1̣ —
金 叵 罗 颠 倒 淋 漓
5̣ 5̣ 3̣ 2̣ 2̣ 2̣ 3̣ 2̣ 1̣ 1̣ — — 6̣ 1̣ 6̣ 1̣ — — 5̣ — — —
千 杯 未 醉

吟诵有腔音，但这个简谱只能记录调，具体的旋律请听录音。[参见：徐健顺吟（清）刘翰《李克用置酒三垂冈赋》（节选），唐文治先生吟诵调]

而且，鲁迅说“读到这里，他总是微笑起来，而且将头仰起，摇着，向后面拗过去，拗过去”，这是个什么姿态啊？这就是“摇头晃脑”，现代的朗读、朗诵是没有这个姿态的。而且，鲁迅先生还特别加了曲线符号表示它是有旋律的。所以，毫无疑问，寿镜吾先生是吟诵的！

现在问题就来了：既然寿老先生是吟诵的，为什么鲁迅却说是“朗读”？

“朗”是什么意思？就是前面说的“大声”。那么“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吟诵！

因为我们现在所说的“吟诵”是个新词。以前不叫“吟诵”，而是叫作“读”！我们采录老先生的时候，经常碰到这种情况：跟他们说吟诵——“先生，给我们吟诵一下这首诗吧”，他会说：“我不会吟诵。”他不知道我们所说的“吟诵”是他小时候概念里的哪种情况。你得说“读”：“先生，给我们读一下这首诗吧。”“好，我给你们读一下。‘李白乘舟……’”他就吟诵起来了。

现在的“吟诵”就是古代的“读”。我们传统的“读”经常是有旋律的，像唱歌一样。

我知道这个事实大家一时很难接受，因为我们习惯了“读”和“唱”是不同的概念。其实我们现在的“读”的概念是来自西方的“read”。有一段录像，证明的确是这么回事。这个录像是关于叶嘉莹先生的，她是国际著名的古典文化学者、加拿大皇家文学学院院士，现在是南开大学中国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已经90多岁了。她是北京人。有一次，我请她吟诵一首杜甫的诗，她在吟诵之前说了一大段话，我们看一下，她一直都在说“读”：

我是出生在北京的北方人，在我的语言之中，没有入声的字，所以对于古诗里面很多入声的字，我们北方的话有的时候是读成平声。不过我小的时候，我家里是教给我说诗词有平仄的，入声要读成仄声，所以我尽量把入声的字读成仄声，虽然不是正确的，像广东、福建那么正确的入声。今天我要读诵的，是很简单的一首五言古诗，杜甫的《赠卫八处士》。杜甫《赠卫八处士》所叙述的是他跟他的老朋友多年不见后的一次重逢。好，现在我就把这首诗读一下。

叶先生说“现在我就把这首诗读一下”，她前面说“今天我要读诵的”，又说“我尽量把入声的字读成仄声”，她都是说“读”。我们听一下她是怎么读的。
[参见：叶嘉莹吟（唐）杜甫《赠卫八处士》]

她的这种读法，今天我们叫作“唱”。然而，在老先生那里，这就叫“读”。这就是古人所谓的“读书”。

所以鲁迅把他的老师寿镜吾先生的读书方式叫作“朗读”。“朗”就是大声的意思，“读”就是吟诵的意思。

古人读书，除了“朗读”，还有哪几种方式呢？

古人读书的方式有很多种。以方法而论，有“歌”“唱”“诵”“读”“吟”“咏”“哦”

“叹”“哼”“呻”“讽”“念”“背”等多种方式。

“歌”和“唱”都是有旋律的方式，一般来说，小声为“歌”，大声为“唱”。中原地区、西南地区都把读书叫“唱书”，把吟诵调叫“唱书歌子”。

“诵”和“读”都是没有旋律的方式，这里的“读”是狭义的，只是在跟其他方式对举时候的“读”。一般来说，“诵”是有节奏的，“读”是相对随意的。

“吟”和“咏”都是拖长的方式，至于有没有旋律则不一定，但一定是拖长的。小声为“吟”，大声为“咏”。

一般来说，“哦”和“叹”都是加叹词的方式，比如“清明啊~~时节雨纷纷~~”。小声为“哦”，大声为“叹”。

“哼”和“呻”都是指读给自己听的方式。一般来说，小声为“哼”，大声为“呻”。

“讽”“背”和“念”都是指跟书的关系。眼前看着书读的方式为“念”；眼前没有书读的方式，古称为“讽”，后来称为“背”。

读书的状态也有很多种，比如朗与默、急与缓、高与低、恬与苦、细与漫、生与熟、粗与密、清与微等。所以有朗歌、朗唱、朗诵、朗读、朗吟、朗咏、朗哦、朗叹……也有默歌、默唱、默诵、默读、默吟、默咏、默哦、默叹……有急歌、急唱、急诵、急读、急吟、急咏、急哦、急叹……也有缓歌、缓唱、缓诵、缓读、缓吟、缓咏、缓哦、缓叹……有高歌、高唱、高诵、高读、高吟、高咏、高哦、高叹……也有低歌、低唱、低诵、低读、低吟、低咏、低哦、低叹……这就是我们古人丰富多彩的读书方式。

而所有的这些读书方式统称为“读”，这就是广义的“读”。所以当古人单说“读”的时候，比如说“风声、雨声、读书声”，这个“读书声”是怎么读的呢？它是唱着读的，诵着读的，吟着读的，还是哼着读的？不知道，反正就是在读。但有的时候，古人就会指出具体的读书方式，比如朱熹说“学者读书，须要敛身正坐，缓视微吟”，这就指出了具体的方式是“微吟”，而“学者读书”一句，恰恰说明了“读”是所有读书方式的统称。我们今天把这个统称的“读”的概念，改名叫“吟诵”。说“所有的汉诗文都是吟诵的”，其实就是说所有的汉诗文都是“读”的。这句话本来近乎废话，但是到了今天，有了现代的朗读、朗诵，这句话就变得有意义了。

我们看几个关于“读”是读书方式统称的例子。朱熹的读《诗经》之法：

读《诗》正在于吟咏讽诵，观其委曲折旋之意，如吾自作此诗，自然足以感发善心。《朱子语类·论读诗》

说“读《诗》”之法，所以“读”是统称。要怎么读呢？有吟有咏有讽有诵，所以它们是具体的“读”的方式。沈德潜《说诗晬语》：

诗以声为用者也，其微妙在抑扬抗坠之间。读者静气按节，密咏恬吟，觉前人声中难写、响外别传之妙，一齐俱出。

“读者”，即读书的方式统称为“读”，后面才说到具体的方式“密咏恬吟”。再看一个现代的例子。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在《中小学语文教学问题》中说：

讲到读书，中国的传统是讲读的，特别是古文，有一定的念法、一定的腔调。

你看，吕先生也统称“读”，然后才说到念、说到腔调，所以“读”是古代所有读书方式的统称。古人把上学叫“读书”，把文人叫“读书人”，不叫“吟诗人”“看书人”，也不叫别的名字。

所以以后大家在古书上看到“读”这个字，请把它翻译成“吟诵”！比如“读书百遍，其义自见”。您有没有发现我们读了万遍，其义也不现呢？因为古人的“读”是吟诵的！吟诵是有读法规矩的，在读法里是有含意的，读对了，就把含意读出来了。“吟诵百遍，其义自见！”

既然几千年来都叫“读”，那又为什么要改名呢？

因为现代的“朗读”“朗诵”来了，在概念上出现了混淆。

现代的“朗读”“朗诵”从哪里来的？从话剧里来的。1920年，西方话剧由日本传入中国。在上海新世界大舞台，我们的留日学生搬演了萧伯纳的《华伦夫人的职业》，现代“朗诵”诞生了。

现代的“朗读”“朗诵”跟传统的“吟诵”到底有什么不同？首先语言基础不同。话剧的语言方式，源于欧洲的读书方式“read”。欧洲语言基本属于印欧语系，是重音语言（如英语）或者节奏语言（如法语），它们的语言有重音、有节奏，但没有声调；它们的音乐也是有轻重、有节奏的，强、弱、次强、次弱等。日语也属于节奏语言，跟欧洲的语言在这一点上很接近。而汉语是旋律型声调语言，其语言有声调，但是没有重音和节奏，正好相反。

萧伯纳的那出戏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我们举个熟悉的例子。比如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其中有句很有名的台词：“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a question.”这句话在舞台上该怎么说呢？英语是重音语言，词有重读音节，句有重读单词。下面黑体的是应该重读的部分：“**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a question.**”这里有明显的节奏。翻译成汉语，就是：“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按照中国戏曲的习惯，这句话在舞台上只有两种读法。一种叫念白，要拖长腔，拐几拐，有很明显的腔音，它是吟诵的“诵”的夸张。一种是直接唱，它是吟诵的“吟”的夸张。按照这两种传统的读法，原来莎剧的味道就全没了，那可不行。于是，我们的留日学生经过研究思考，最后发明了一种新的读法，就是效仿英语和日语的读法，用轻重音方式来读汉语，变成了“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现代朗诵就诞生了！

有人会问：难道古人就没有这么读的吗？没有。古人即使是没有旋律的诵读，也要遵守读法规矩，比如入短韵长、平长仄短等，而且汉诗文主要读法是拖长，不是轻重，不是节奏，不是停顿。

所谓现代朗诵、朗读，是受到了欧洲重音节奏语言的读法的影响，抛弃了汉语传统读法的规矩的一种新读法，所以朗诵最重视轻重、节奏，而很少重视腔调。现代朗诵、朗读百年来积累了很多的经验、理论，开始时用于白话诗文，是基本上可以的；但后来被用于古诗文，那是不对的，因为古诗文有固有的读法规矩。这些规矩是与汉语、汉诗、汉文的固有特点有关，是自然如此的，是自古如此的，是与含意紧密相连的。读法错就会理解错。现代朗读、朗诵（包括现代唱歌）与吟诵的核心区别，不在于唱不唱（吟诵也可以不唱而诵读），也不在于表演还是自娱（吟诵也可以表演），而是在于守不守传统的读法规矩。

话剧是表演艺术，需要让最后一排的人也听到听懂，而且没有麦克风，所以动作夸张，表情丰富，嗓门儿也得大，这叫作“朗诵”“朗读”。您想一想，为什么一定要“朗”呢？难道不大声不行吗？欧洲人读诗歌，很多时候声音很小的。我们这边之所以叫“朗读”“朗诵”，是因为从话剧过来的缘故。也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的朗诵现在还有话剧腔的痕迹。

因为话剧把这两个表示大声读书的词抢去了，“读”这个概念就乱了套。如果话剧式的叫“朗读”，那么鲁迅说的“朗读”又算什么呢？再比如，黄仲苏先生出版过一本学术专著，叫《朗诵法》，还是钱基博先生（钱锺书的父亲）作的

序。你看书名，它到底是说传统的大声吟诵呢，还是说现在的西方式朗诵？那朱自清先生的《论朗读》，到底又是在说什么呢？所以概念乱了套。一部分学者就开始放弃“读”这个传统说法，改用一些新的概念来指称汉诗文的传统读法。我所知道的在现代学术史上最早提出“吟诵”一词，作为汉诗文传统读法统称的，是叶圣陶和朱自清，他们于1940年合写的《精读指导举隅》《略读指导举隅》，其中明确使用了“吟诵”一词，并定义为语文课堂教学的第四个环节。近百年间，其他学者们还使用了不同的词：吟、吟唱、吟咏、唱读、读书腔、吟诗调、吟哦、读诵、诵念等，来代替传统的“读”。这些词大都是古已有之，但在古代只是指某一种读书状态，此时开始被一些学者用于读书声音的统称了。

2008年，我们召开第一次吟诵学术研讨会时，会议用的概念叫“吟诗调”，而与会学者们用的名词也不统一。到2009年，我们召开第一届“中华吟诵周”学术研讨会，在这次会上大多数学者同意用“吟诵”这个词。我的导师赵敏俐教授也觉得“吟诵”这个词比较妥当，于是就定了下来。

后来我们给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语委”）打报告，建议把汉诗文的传统读法叫作“吟诵”。国家语委把这个报告转到教育部，又转到中宣部，最后批复下来的时候是四个字，叫“中华吟诵”。“中华吟诵”简称“吟诵”。后来就有了“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吟诵分会”，这是隶属于国家语委的学会。现在各地都建立了很多吟诵学会了。但是直到今天，还有一些学者不用“吟诵”这个词。比如屠岸先生用“吟哦”，华锋先生用“吟咏”，张卫东先生用“诵念”，等等，指的都是汉诗文的传统读法。

为什么我们决定用“吟诵”这个词来代替“读”呢？“吟诵”这个词有什么优势呢？在我们看来，“吟诵”可以分为“吟”和“诵”，或“吟咏”与“诵读”。我们可以用“吟咏”来指称有旋律的读法，用“诵读”来指称没有旋律的读法，这样研究和推广起来比较方便。

古代有没有“吟诵”这个词呢？也有的，但是不太常见。“吟诵”在古代文献中出现，指的并不是“吟”和“诵”这两种方式的相加，而是读书方式的统称，可以与“读”相当，比如：

江东雅好篇什，陈主尤爱雕虫，道衡每有所作，南人无不吟诵焉。（《隋书》卷五十七）

国藩困南昌，遣将分屯要地，羽檄交驰，不废吟诵。（《清史稿》卷四百五）

同样，“念”这个词有时也指读书方式的统称，在某些地区不说“读书”而说“念书”。但总的来说，“读”作为读书方式统称的情况是最多的。所以，我们用“吟诵”这个词来代替“读”这个统称是完全可以的。

请大家记住，我们今天是被迫把汉诗文的传统读法叫“吟诵”的。其实我们应该叫它“读”！“中华经典诵读”就应该是“中华经典吟诵”，“读经”就应该是“吟诵经典”。

古代基本教学法

我们是怎么知道上面这些事情的呢？因为我们采访了一些老先生。

这十多年以来，我和我的同事们、学生们一直在做一件事，就是寻找和采录读过私塾的老先生。

我们今天的教育叫“education”，这是1912年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先生正式全面从西方引进的教育方式。我们的学校叫“school”，我们的老师叫“teacher”。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但我们现在的老师不传道，只授业解惑，所以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老师”，而只是西方的 teacher。我们的学生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学生”，而只是 student。student 来上学，归根到底只是为了找份好工作，而古代的学生，是近要修身齐家，远要治国平天下的。找份工作的叫“学徒”，不叫“学生”。

所以今天我们的教育体制是源自西方的，它和我们传统的教育体系有非常大的差别。而在今天的中国大地上，还有最后一批受过传统教育的老先生尚在人间。他们的年纪都很大了，一般来说都是90多岁、100多岁。他们人数也很少，我估计也就是几千人，散落在全国各地。这十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寻访这些老先生，只要知道谁是读过私塾旧学的，就去拜访他，问他以前是怎么读书的，怎么上课的，怎么考试的，怎么做作业的。从教室桌椅板凳的摆放，问到修身养性的方法。就这样，我们对中国传统的教育慢慢地有所了解，尤其是具体的教学方法。

与此同时，我们也在整理古代的教育文献，但更重要的是我们采录了这些老先生。因为文化就像一座冰山，文献上记载的只是露出水面的一角，更多的常识性的、环境性的、基础性的信息没有记下来。就像我们今天记录一次讲座，会在